

沂山上跌落的河

张希良

我的生命,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与河流缠绕不休。那蜿蜒的水脉,如同大地清晰的脉络,也如同我命运摊开的掌纹,清晰地显示着来处与归途。生命的起点深嵌在鲁中大地葱茏的怀抱里,更确切地说,是依偎在汶河温润的臂弯之中。汶河上游,沂山苍莽的东麓,离沂山十几公里开外,便是烟波浩渺的仙月湖,这也是我童年梦境里最辽阔的倒影。

在汶河岸边,我吮吸着带水腥气的空气长大。整整二十多个春秋,汶河的水声是我日夜不歇的摇篮曲,它的波光是我瞳孔里最早映照的世界。后来,命运的小舟载着我顺流而下,漂向一百多里外的安丘县城谋生。有趣的是,县城依旧枕着那条日夜流淌的汶河。再往后,生活的洪流又将我冲向了更大的城市潍坊。我在潍河西岸安营扎寨,地理在此显露出奇妙的隐喻:滋养了我前半生的汶河,恰恰就在此地与潍河交汇,最终携手奔向渤海。那人海口,便是如今声名鹊起的“潍坊天眼”,像大地朝向苍穹睁开的巨眸,凝望着河流带去的泥沙与故事。

如今,我的栖身之所,便在白浪河湿地公园的氤氲水汽旁。你或许会问,白浪河与老家的汶河有何瓜葛?有,绝对有。近年一条几十公里的水渠和隧道,直接连通了安丘汶河上的牟山水库与白浪河水库。兜兜转转,我依然依偎在这丝线般的怀抱里。时光荏苒,孩子们如同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:一个落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,另一个栖息在运河终点杭州诗意盎然的西溪湿地。一条古老运河,坚韧如丝线,一头系北国雄浑,一头牵江南婉约,我的血脉就在这丝线的两端跳动。这奇妙的对应,常让我在静夜沉思:河流的密码,是否早已悄然刻进家族的基因?追溯记忆的源头,已记不清具体哪年夏天,懵懂无知的我,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扑进了汶河的怀抱学会游泳,仿佛生来就属于那片清凉。

每年清明刚过,料峭春寒尚未完全退去,河边的垂柳才怯生生地吐出鹅黄嫩芽,沙滩还带着冬末的微凉,我们一群野孩子便迫不及待地甩掉笨重的棉衣,赤条条地冲向河水。初春河水,是刺骨的针,猛地扎进皮肤,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和倒抽冷气的声音——但旋即,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席卷全身,淹没了那短暂的刺痛。

一年四季,除了寒冬冰封河面,其余的日子,汶河便是我们的王国。在浅滩里笨拙地狗刨,扎猛子捞指头长的小鱼,翻开河底光滑的鹅卵石捕捉惊慌的河蟹。更多时候,是在岸边金黄细软的沙滩上赤脚追逐打滚,用沙子堆砌城堡和梦想。河水将我们洗濯,阳光为我们披上一层黢黑发亮的“铠甲”。河滩上的笑声、水花里的尖叫、追逐时扬起的沙尘,混合着阳光、河水和青草的气息,构成了童年最纯粹、最浓烈的底色——一种近乎原始的快乐,带着野性的自由,沁入骨髓,成为日后行至何方,心头都无法抹去的一抹亮色。

童年时,我常常爬上村前的龟山向西极目远眺。视线尽头,便是连绵起伏、黛青如墨的沂山群峰。尤其清晰可见的,是“歪

头崮”北侧,刀劈斧削般的悬崖,在阳光下泛着冷峻的光泽,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神秘和威严。那时,心里便埋下了一粒种子,一个稚嫩却无比坚定的决心:长大了一定要走进那座大山,去触摸它的岩石,聆听它的风吟,探寻瀑布的源头,解开笼罩心头的神秘面纱。

这决心像藤蔓在心里疯长。回到家,便缠着裹着小脚的奶奶,央求她讲沂山的故事。她一辈子困在方圆几公里的土地上,沂山对她也是遥远而模糊的存在。她故事库里的沂山,是乡野传说的渊薮,是狐仙鬼怪出没的世界。她讲得绘声绘色:山里的狐狸如何修炼成精迷惑路人;夜晚的乱葬岗又如何鬼火飘荡冤魂哭泣……然而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一个关于“酱鱼”的传说,它就发生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地方,就是后来的“蒋峪”。

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奶奶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缓缓流淌:很久以前,两个南方商人千里迢迢来到潍坊北海贩运鲜鱼。夏日炎炎,鱼虾极易腐败。他们想出了办法:扁担两头各挑一个竹篓,一边装鲜鱼,一边装海盐。一路不停加盐腌制保鲜——这分明是打着贩鱼幌子,行贩卖私盐的勾当,透着底层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的狡黠与无奈。

两人挑着重担从寿光羊口回南方,穿越昌潍大平原,走进了层峦叠嶂的沂蒙山地界。当行至沂山脚下一个小村落时,天色已如泼墨般漆黑。人困马乏,只得寻了家路边小店投宿。店主健谈,遥指西边黑黢黢的巨大山影自豪道:“二位客官,西边这座大山,乃是天下‘五镇’之首的东镇——沂山!都知道五岳之尊是泰山,咱东镇沂山的地位同样尊崇。你们真该进山看看,那景致,说是人间仙境也不为过!”店主把沂山描绘得天花乱坠:古木参天,飞瀑流泉,珍禽异兽,云雾缭绕如仙境。更提到险要之地“黑风口”,正是《水浒传》里李逵挥斧杀虎处!两位商人心驰神往。

次日拂晓,两人背上干粮踏上了进山之路。他们寻到东镇庙,焚香叩拜后匆匆向沂山深处进发。山路崎岖,林木渐深。沿着清澈山溪逆流而上,初入山时风光旖旎醉人。走了大半天,耳畔水声如闷雷滚动。转过山梁,眼前豁然开朗:一道巨大瀑布如同银河倒泻,从高耸入云的百丈悬崖飞流直下,水流撞击深潭激起千堆雪浪,水雾弥漫升腾,在阳光下幻化出道道彩虹。轰鸣声震耳欲聋,气势磅礴。两人被眼前大自然的雄浑伟力深深震撼,久久驻足。

到了瀑布之下,沿溪路径被绝壁阻断。他们折向西北钻入更加幽深的原始森林。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,光线幽暗。走了许久迷失方向,忽然又听到熟悉的潺潺水声,循声披荆斩棘,竟再次找到那条山溪——原来它在山林中潜流一段又露出地面。继续奋力向上攀登,终于在林木掩映中看到古朴的法云寺。寺旁清泉汨汨涌出,泉水清冽甘甜,泉边石碑上刻着“圣水泉”——这便是真正的汶河源头了!两人掬水痛饮,甘甜清冽沁人心脾,一路疲惫顿消。

过了源头,两人继续向山顶进发。然而原始森林如同巨大

的迷宫,遮天蔽日的枝叶混淆了方向。他们兜转半天筋疲力尽,竟又绕回法云寺门前。更惊异的是,寺门前光滑青石板上端坐着两位鹤发童颜、宽袍大袖的老者在对弈,神态安详超然,仙风道骨。两人忙上前施礼询问路径。老者专注棋局未抬头,随意指了指个方向。两人恪守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古训静立旁观。其中一人转头四顾,忽觉异样:周围树叶颜色仿佛由青翠染上淡淡秋黄,定睛看时又恢复青绿。疑是眼花,但黄绿交替景象再次出现。同伴抬头细看也察觉微妙变化,寒意爬上脊背。两人对视惊惧,慌忙对老者深深作揖,仓皇沿来路逃下山去。

好不容易回到山脚下投宿村庄附近,眼前景象却让他们如坠冰窟:村庄位置依稀,但记忆中的旅店消失无踪,代以陌生房舍与面孔。惊疑中走进另一家旅店打听。店家听完描述后极度震惊:“听村里老人讲,那是百八十年前的事了。传说村里曾来过两个南方鱼贩,寄存行李和鱼在店里结伴进山游玩,说好当天就回,结果一去不返。寄存的鱼放久臭得发馊了。村里人都说被狼虫虎豹拖去吃了……后来人们就叫这村‘酱鱼村’,慢慢演变成‘蒋峪村’。”

两人瞬间明白:“仙界一天,人间百年!”在法云寺前观棋片刻,山外已是沧海桑田。巨大的悲凉和茫然淹没了他们——即便回到千里之外的南方老家,恐怕物是人非,子孙后代不识他们这两个“古人”了。天地之大,竟已无容身之所。当晚暂住店中,长夜漫漫思绪万千。翌日清晨,他们做出惊人决定:重回山中“仙境”。

两人跋涉上山再寻法云寺。寺门紧闭蛛网密布,昨日对弈青石板空空如也。推门而入,殿宇佛像犹在却空无一人,积满厚厚灰尘,早已荒废多年。昨日仙踪今日荒寺,百年光阴仿佛一场幻梦。两人相视而笑心中澄澈:冥冥之中,这荒废古刹便是最后归宿。他们就地取水洗净尘埃,互相剃度换上寺中破旧僧袍。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,在隔绝的沂山深处伴着圣水泉淙淙声念经打坐,了却尘缘,参透“山中一日,世上百年”的玄机。

这个故事经由奶奶的口,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它给巍峨神秘的沂山,增添了一层时光交错、仙凡莫辨的奇幻色彩。当我终于长大走进沂山,站在百丈崖下感受飞瀑震撼,在古木森森中寻找法云寺遗迹,抚摸东镇庙斑驳碑刻时,童年的传说与眼前现实交织,更添一种难言的沧桑与厚重。

如今坐在白浪河湿地公园长椅上,看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,听晚风拂过芦苇沙沙作响。我知道,我依然在沿着河流走。这河,既是眼前粼粼波光,也是记忆深处永不枯竭的泉源,更是血脉中无声流淌、连接故土与远方、过去与未来的隐秘通道。它承载着仙月湖的倒影,百丈崖的轰鸣,童年晒黑的脊背,以及那个关于时光错位的古老传说。

最终汇入的,不是渤海,而是生命深不可测的宁静与苍茫。沿着河流走,便是沿着记忆的河床溯源而上,在时光的波纹里,辨认自己最初的模样,也接受那永恒的流逝与回响。



钩沉逸事

老舍幽默谈创作：“不信也罢”

温言

德县路27号,青岛第七中学,圣功女子中学旧址。对面的天主教堂里,响起了报时的钟声,几名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过,路边的长椅上,三两位女孩正在分享彼此手机里的杰作。

祥和,温馨。

这是一所名校,曾经邀请著名作家老舍来演讲,也曾吸引过茅盾的目光。

一切从学校的一名女校长开始。

圣功女子中学于1931年9月14日正式开学,第一任校长林黄倩英,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,归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在她的大力推动之下,青岛圣功女子中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,开设了文学、美术和算学等多门学科。然而,1933年夏,她突然辞职,离开了学校。此时正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周铭洗,走马上任,被聘为新一任校长。周铭洗(1904年~1996年)出生于湖南湘潭,家族世代官宦,其父周大烈早年与陈叔通、姚华一起留学日本,清末为吉林民政厅长,曾为陈寅恪家的私塾教师。

周铭洗与大姐周侯松关系亲密,周侯松是作家许地山的妻子,而许地山与老舍是挚友,早在英国留学时两人便有密切来往,老舍走上写作的道路,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好友的影响。基于这层关系,圣功女子中学的校歌是许地山创作的,老舍也为圣功女子中学做过专门的演讲。

那是1934年的10月,老舍应周铭洗邀请赴青岛圣功女子中学作了题为《我的创作经验》的报告。演讲中,老舍式幽默尽显:“我敬爱学问,可是学问老不自动地搬到我的脑子里来住;科学实验室,哼,没进去过。我只好说经验。”

“格外的自谦是用不着的,可是板着脸吹自己也怪难为情。我希望只说‘什么’,不说‘怎样’。不过万一我说走了嘴,而谈到我的创作怎样得好,请你别忘了这个——‘不信也罢!’”

“在我幼年时候,我自己并没发现,别人也没看出,我有点作文的本事。真的,为作不好文章而挨竹板子倒是不断遇到的事。”

“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,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。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。别人演题或记单词的时候,我总是读古文。我也读诗,而且学着作诗,甚至于作赋。我记了不少的典故。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,要是还存着的话,,我一定把它们打印出来!看谁不顺眼,或者谁看我不顺眼,就送谁一本,好把他气死。诗这种东西是可以使人飞起来,也可以把人气死的。”(刊登于1934年12月15日《刁斗》第一卷第四期Life生活)

因为这样的机缘,他们两家的友谊更加牢固,在周铭洗九十寿辰之际,胡絮青还给她作画祝贺。

老舍与许地山的出现可谓为圣功女子中学挣足了面子,然而周铭洗任校长之职的时间不长,关于她的记载并不多,但有迹象表明卸任后她仍在圣功,先后担任教导主任、英语老师一职。

英语是圣功女子中学的特色,因为有外教,也有周铭洗。到底有多有名呢?就连上海的茅盾都打算让女儿沈霞到这里来读书。因为“他认为上海中学风气不好,听说青岛圣功女子中学不错,尤其英语教学很好”。说这话的是端木蕻良,那一年是1937年,端木蕻良因为写作操劳,心力交瘁,好友茅盾劝他出去散散心,给他推荐的地点是青岛。当然,茅盾是有私心的,让他顺便为女儿沈霞打探一下圣功女子中学的情况。

然而,1937年7月7日,端木蕻良“奉命”来到青岛那一天,爆发了卢沟桥事变,青岛人心惶惶,“我到青岛那天是很容易记的,刚好是卢沟桥事变那天。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都快来全了,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地登路了。这又忙着回南,回到汉口,牯岭、莫干山、上海。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。”“我到青岛的那天,也是青岛人士向外逃难的第一天”,“收到沈先生催我回去的信,心情颇为忧郁,心想等肥城的桃子熟了再走不迟。日本兵天天有登陆的消息传来。限24小时答复。后海沿开来军舰七艘,在崂山抛锚了。龙口打起来了……”

战争让茅盾的愿望落空。同时,也证实了圣功女子中学的声名已经流传到了中国其他城市,包括上海。



读书的力量

康洁

高中刚毕业那会儿,我在一家普通的企业单位工作,那是生命中一段灰暗落寞的时光。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感到索然无味,如同一艘搁浅的小船,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,迷茫而又疲惫。困惑无聊中,我喜欢上了阅读和写作。

那是一个静谧的冬日午后,我独自在家。邻居姐姐送来好些二手书,我随手拿起一本封面有些泛黄的书翻看起来,书的名字只有两个字:《简·爱》。书中这位瘦小、平凡却倔强的女子,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生命,像一束光照进那个阴暗寒冷的冬天。

至今还记得那句著名的宣言:“你以为,因为我贫穷、卑微、不美丽、矮小,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?你想错了!”它像一记重锤敲打在心上,令当时的我血脉偾张,颤抖不已。工作的失意、情感的无助、青春的迷茫……积压在心底令人窒息的感受,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,引发我强烈的共鸣与认同感。仅用一个通宵的时间,我就读完了这本书。

合上书本,简仿佛就站在我面前。书中她对独立与尊严的理解,对平等与自由的渴望,以及与罗切斯特真挚感人的爱情,深深触动感染了我。也就在那一刻,躁动不安的灵魂仿佛有了安放之地,我与世界瞬间达成了和解。我知道,简已不再是文学书里的一个角色,而成为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。

渐渐地,从书本中,我找寻到一个平静宽广的世界。在那里,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,知道了新鲜有趣的事……萨特说“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”。人与世界相遇,读书是一个重要路径。读书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丰盈了我的精神世界,让我养成了一种思考的习惯和能力。读书就是让不能够、不容易看见的“被看见”。伟大的作家就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,让你看见那些原本看不见的东西,让我们看到人类生存的真相和一些共通的东西。

阿富汗作家卡勒德·胡赛尼写的《追风者的人》这本书,也是我比较喜欢的。起初,对于阿富汗这个陌生的国度,我一无所知。但当我读完后,被这本展现战争、背叛与赎罪的书深深吸引。尤其是书的后半段描写关于主人公阿米尔心灵救赎的部分。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,追到了心中飘移已久的风琴,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,生活的天平终于又向他敞开。尽管故事的结尾阿米尔为完成自我救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,但他却从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使。

读书的时间长了,便有了想写点什么的冲动。这些年,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,陆续在报刊上发表。因为工作关系,也结识了不少青岛知名作家和文化学者。她们对文学的执着坚守及对青岛本土文化的挚爱情怀,令我心怀敬意和感动。我想,读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阅人、识己,知天下,更在于彼此的照亮与托举。通过读书这件事天下最划算的事,让你换一个角度、换一个身份、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;以书为媒,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、情趣相投的朋友,去真正思考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,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善意。

诚然,生活在这大千世界中,每个人都会遭遇苦难和不幸。而当面临生活的巨大挫折与意外打击,除去考验身体的坚强意志外,还必须要有一颗坚韧的精神内核做支撑,才能顺利渡过难关,我想这就需要读书的力量。它会让我们保持人性、保持乐观、保持悲悯情怀;让我们清醒客观、冷静地面对外部纷扰;当我们不为生活中具体的事情而痛苦的时候,还能为生命而痛苦吗?

当数字浪潮裹挟生活,我们需要静下心来,捧起书本来读书。



■《鹿仁烟雨》(国画) 李延智

心香一瓣

一只青苹果

于洪海

地瓜切成小方块,加水煮熟,叫做地瓜菜。两种成分组成,根本没有菜。我吃了两碗还是饿,尽管肚子圆圆地鼓起来,两只手捧着肚皮发了晃,漉漉水声,听得真切。抬头看天,太阳刚升到山顶,距离晌午还很遥远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,分辨得出那个人在奔跑,隔得近了才发现那是我的表哥。他把手藏在身后,让我猜他的手里有什么。铅笔橡皮小人书,我猜了好多都不对,他让我闭上眼睛再睁开,眼前一只油绿的苹果在他的手里,一阵狂喜涌上心头,我感到眼睛放出神秘的光彩,整个院子充满光辉。

“可能有农药,洗干净吃了吧,给你的!”表哥把苹果塞到我手里,水缸里没有水,不能清洗,我拿着苹果飞快地在袖子上蹭了两下,咔嚓一口咬下去,浓郁的果汁渗出来,真甜啊,我的天啊,世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!没舍得马上咽下去,我在享受那种愉悦的感觉。突然我的腿被晃动,我低头看,那是我的弟弟,他用短短的嫩乎乎的手指,指着我手里的大半个苹果。

我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慢慢把苹果递给弟弟。

弟弟比我小五岁,牙齿还没长全,那年他才三四岁。他把苹果递给我,示意我喂给他吃。我小口咬下一块块苹果,自己把难以咀嚼的果皮吃下去,留着果瓤给弟弟。

表哥一直没有离开,他注视着我们一起吃完最后一口。他紧闭着嘴巴,一直没有说话,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咽喉上下移动了几下。表哥经常给我好吃的好玩的,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棵大树,一座山岗,高大伟岸。

下午,我肚子痛起来,一开始隐隐作痛,后来是剧烈疼痛。我的腰弯下来,用枕头顶着肚子,咬紧牙关,一声不哼,我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。父亲是个医生,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,那时候觉得父亲也很平庸,药汤很苦,打针很痛,针灸很酸麻,什么

都不喜欢。

夜晚很漫长,屋里又冷又黑,不知过了多久,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,让我忘记了身体的存在,一下子就能跳到房顶上去,也能去很远的地方,玩腻了,就回忆过去的事情,从很小到今天,什么人说过什么话,什么面孔什么打扮,十分清晰,就像正在发生的过程。

后来觉得心力憔悴,什么都不愿意想,脑子思维就停止。时间没有了,空间没有了,只看到一种透明的雾气,像黎明的晨曦,冉冉升起。如此宁静,如此舒心,我沉浸其中。

梦醒了,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,太阳刚刚升起不久,阳光从窗子射进屋里,桌子上几只白瓷空碗,发散着阳光的光辉。突然腹部一阵绞痛伴随着下坠感,我赶紧跑到厕所,大便夺门而出,疼痛也即减轻。我回身望去,一堆未消化的苹果皮里面盘踞着几只长长的蛔虫。

我对父亲说,我发现了一个秘密,苹果皮可以充当杀虫药。父亲问我是怎么知道的,我就把表哥送苹果的事完整叙述,父亲听了,脸色一阵青一阵黄,一屁股坐在凳子上,半天说不出话来……

从那以后,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。父亲上坡前看一眼,收工后看一眼,时不时问一句:水缸里还有水么?并且经常叮嘱我,生吃瓜果要清洗,要洗干净!

四十多年后回到故乡小院,老屋早已废弃,院中水缸犹在,内里尘土败叶,外面苔藓斑驳,被遗落在院墙之下。此时父亲逝去年,表哥已是年逾花甲,尽管身形瘦小,在我心里依然高大伟岸,他的眼神没有因为岁月侵蚀而浑浊,而是依然清澈蔚蓝,在看见我身影的刹那间,一种关爱延展开来,犹如无边深邃的天空!在他的面前,我永远弟弟。